

三義丫箱寶 鴨不倒的木雕緣

2014-03-28 陳維平

8+1



沿著四周環山的道路曲折前進，進入苗130縣道入口處，三義木雕史彷彿自此被翻開，而木鴨工廠的家族故事要從好久以前開始說起。談到湯家在三義木雕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湯日耀在古樟木桌上沏了一壺茶，讓沖泡的一番工夫，沉澱出屬於木鴨工廠這段故事的甘醇與苦澀。

湯家世世代代的祖孫，在三義流動起伏的歲月中，見證了雕刻產業的變遷。湯日耀是家族中排行第五的兒子，平常負責「三義丫箱寶」的行銷業務及生意接洽；回憶起早些日子，他總有說不盡的故事。湯日耀的父親湯天基在日治時期是一位雕刻師傅，也曾經在基隆港邊銷售木雕作品。民國三十七年台灣光復後，湯父考取中醫師執照並成為一間小診所的開業醫師；然而在鄉村經營診所並不容易，回想起當年難以維持生計的拮据情況，湯日耀說道：「有時候因為缺錢，母親只好忍痛把祖父留給我們的樟木拿來當作木柴燒飯。」

不解之緣 傳承二代情

自幼看著成堆的木材成長，湯日耀與木雕早已結下了不解之緣；那是一種已融入生活之中，並且包含許多對於父親記憶的情感投射。民國五十二年，年屆二十八歲的大哥湯日東在因緣際會之下，開始向來自通霄的師傅學習雕刻，而二哥、三哥同時亦在旁學習一些基本的技藝。民國五十四年湯日耀自初中畢業後，也跟著兄長的腳步，從木雕學徒開始做起；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雖然辛苦，卻也讓他累積了不少經驗。在那之前，湯家兄弟們都曾有過一段在山線鐵路勝興車站叫賣的經驗；沿著人潮熙來攘往的車站月台，他們在鐵道邊兜售鴨蛋、粽子、醬油瓜子和橘子，甚至必須躲避鐵路警察的違規取締。回憶起這段年幼時期艱困的小販生意，湯日耀至今對於冬天在河邊洗粽葉的冷冽感覺，仍然記憶猶新。

身為街頭小販，他們無時不渴望一個平穩的生活，木鴨工廠的前身「和興雕刻行」便在這樣的期盼下出現。雕刻行的根據地，位於大哥叫賣冰品時的腳踏車轉運站旁，那同時也是當年湯天基的中醫診所。這個湯家向農會貸款五千元撐起的小空間，主要販賣利用早年剩餘木料創作的動物、佛像及屏風，偶爾也接一些代工生意。在這段起步時期，三義的雕刻行大約有五、六家；接下美國與日本線的出口後，這波木雕生意開始向上攀升，短短的一年間，一條路湧入兩百多家木雕店，而「和興雕刻行」也在這時擴大經營、更名為「雙峰企業有限公司」，並在民國六十二年的夏天，接下台灣第一張木鴨訂單。

民國六零到七零年代，是三義木雕鄉的外銷全盛時期，一隻隻刻畫精美的「台灣鴨」列對出口，曾經紅極一時的「雅芳鴨」甚至成為名流爭相收集的紀念品。木雕鴨源自於歐洲的獵鴨活動，獵人們為了獵捕野鴨，常在水塘中放置雕刻成野鴨形狀的木雕作品；當狩獵時，獵人們只要躲進草叢吹響鴨笛，空中毫無心機的雁鴨，便會把在水面上搖搖晃晃的彩色木鴨誤認成自己的同伴、下水棲息，這時岸邊的獵人們則隨即伺機獵捕野鴨。保育風潮興起後，這種「誘鴨」行動逐漸消失，在面臨一陣國際景氣低迷、勞資外移後，木鴨的風華在八零年代中期逐漸褪去。



在湯家排行第五的湯日耀，負責「三義丫箱寶」的行銷業務及生意接洽。(陳維平/攝影)

機會來臨 轉型再出發



八零年代中期木鴨工業逐漸沒落，在這個斑駁褪色的時期，工廠只能依靠一些零星的訂單過日子，當師傅們把庫存的木料用盡，能夠上彩的木鴨都彩繪完畢後，也只能黯然離去。湯日耀在這段期間，開始拓展自己的貿易版圖；小至螺絲釘、大至傢具，於不斷的往來與交涉間，他累積了不少人脈。見證了木鴨工業的繁華落盡，湯日耀認為這一段短暫的沉寂，未嘗不是一個醞釀改變的時期。當湯家人坐在一座偌大的廠房裡發愁時，觀樹教育基金會因為認養台鐵舊山線鐵道之故，想要替當地製作一個代表性的紀念物而登門拜訪，而木鴨工業也在幾經地修光打磨後，轉型成為我們今日所見的精緻雕刻創作。

縱使轉型的過程充滿質疑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，在觀樹基金會的好說歹說下，雙峰以「三義的三義丫箱寶貝」為名、配合三義木雕節，在勝興車站重新出發。拂去蒙蔽於上方的塵埃、收拾起廠房中一箱箱屬於過去的沉重包袱，「三義丫箱寶」以一種兼具古樸的粗胚色調，和新穎的彩繪拋光樣貌，呈現在我們眼前。湯日耀說：「我接觸許多人、看了許多作品，這些給予我的不僅是商機，還有那些反覆述說仍舊精彩的故事。」

湯家兄弟們在工廠的經營上，從早期便發展出一套發放薪水的分工制度；面對這個都市化的社會，他們也不停地思考如何保存木雕這項傳統產業。經過歲月的細磨，木鴨工廠從「三義丫箱寶」再啟程，以另一種新的姿態出現，展現精采多元的客家人文；他們用深、淺、輕、重的筆觸點綴初胚，為我們述說那些塵封在箱底的動人故事。



一批經過粗切割的木鴨枕倚在原木上，牠們微妙的神情變化透露三義木雕產業的歷史興衰。(陳維平/攝影)

花開花落 傳承敬天哲學

二零零七年客家特色商品中，「三義丫箱寶」以「彩蝶祈福」與「迷彩夜光鴨」參展，同時還推出了像是「野鳥標本箱」、「台灣珍禽書籤」.....等，展現客家風情的木雕作品。湯日耀對於客委會的從中協助懷抱感激；這其中包括外包裝的設計、行銷通路的拓展、商品特色英文版，以及邀請賞鳥專家何華仁一起參與作品的討論與製作。身為客家一份子的他認為，凝聚客家意識除了某些具象的符號外，還包含許多隱而未見的真實體驗。來自廣東梅縣的湯家，平時交談時使用四縣腔客語；或許正如自己土地上的油桐花，曾經是客家地區的重要經濟產業，歷經光陰的更迭花開花落、見證了台灣客家族群的變遷和發展，從湯家人身上，我們同樣看到了客庄敬天傳承的生活哲學。

對於時常被藝術工作者掛在嘴邊的「創意」，湯日耀有一套自己的哲學。有些人必須靠抽菸尋找靈感，但他認為在現階段而言，創作就好比「吃稀飯」那樣的恬淡有味，靈感是經過時間的積累所熬煮而成的。藉由蒐集早期的木雕作品和觀察樹木的紋理，他從台灣各地拼湊一系列被切割的木雕歷史軌跡；在這個過程中，創作的靈感便會因為廣博的見聞，變得信手拈來。轉型後的雙峰，除了作品繼續推陳出新，更讓前往一遊的人們能夠親手彩繪屬於個人的「三義丫箱寶」。三義木雕不再只是個供人靜靜賞玩的特殊嗜好；從每個完成作品後的滿足神情中，似乎更隱隱地道出了都市人對於自然生活的嚮往。

一襲印染桐花的客家藍衫、一個帶著豐滿生命的說書人，有湯日耀的地方，空氣間的分子是流動的。在「三義丫箱寶」裡，湯日耀是湯家七個兄弟中最愛說故事的人，他言語的嘴角上頭總是揚著樂天與豁達，而他也用客家人的豪情不吝嗇地從自己的記憶中，搬出湯家堆疊在歲月「丫箱寶」中的陳年往事。在這些故事裡有快被遺忘的木鴨典故、有快被遺忘的雕刻技藝、有快被遺忘的彩繪師傅、還有家族所有成員共同攜手動奮、一起走過的那段——即使將茶葉回沖多次，也回憶不完的故事。

